

· 高興華 ·

憶我母校

去（一百）年欣逢母校陳康國小創校六十周年，個人不揣鄙陋，謹以記憶所及，略記於後，以感謝母校對我的栽培之恩。

空小新入學考

筆者於民國五十四年秋入學，那時母校名稱爲「桃園空軍子弟小學」。空軍向來非常注重眷屬子弟們的教育，要求亦嚴格。因此，要進入各地的空小就讀，必須通過測驗的門檻，才能入學。記得當時每年的六、七月是考季，先有眷村幼稚園大班的畢業考，後有空小新生的入學考，空小入學考試的成績就貼在各眷村的布告欄，印象中很少有落榜者。這都要歸功於幼稚園時期，老師們的啓蒙。以現在的角度、眼光來看，當年的幼教方式，似乎是填鴨教育，但在那個時代，

又有哪些幼稚園已採用西方的啓蒙式教育來啓發孩童呢？

空小的新生入學考，可算是對空軍子弟啓蒙教育的一次總驗收吧。

生活教育的指引

學校爲了培養同學養成良好生活習慣，除了每天例行檢查個人服儀、衛生情況之外，每

隔一段時間，由老師及高年級同學在全校師生面前示範營養午餐的用餐禮儀，舉凡吃飯、挾菜、喝湯、吃點心、喝牛奶，乃至於用餐完畢後處理菜渣、清洗餐具，均逐一示範。以現在的眼光來看，也許會覺得不可思議，吃飯還需要人教嗎？但在當年傳播媒體不甚發達的五十年代，家家戶戶未必都有電視的歲月中，光靠聽電臺廣播節目，不足以學會課外常識，由學生們親身示範操作國民生活禮儀須知，反而較易達到具體的效果。

當時我們新生還不懂得歌詞內容，只是胡亂唱著：「殺豬拔毛，快點吃麵……」（原歌詞是：神州莽莽，華胃綿綿……）時，看大哥、大姊姊表演吃早餐、午餐，是最快樂的晨間時光，老師們用心良苦的安排、張羅，高年級學生自然生動的演出，已在不知不覺中發揮潛移默化的效果。

師恩難忘

記得一年級的級任老師是張曉貞老師，說著一口標準的北京腔，也就是所謂的「京片子」。講課之餘，常提及故國山河、老家的種種，老師會爲我們唱一段京戲。年幼的我們雖然不懂老師「風景不殊，正自有山河之異」的感受，但因同學們或多或少也從廣播、電視及大人口中聽過一些段子，所以對老師唱作俱佳的表演還是十分欣賞。

二年級的級任老師是診療所徐醫官的千金徐孝榮老師。年輕貌美的徐老師，伴我們在美勞教室旁那間特別的教室裡度過了快樂的一年。爲什麼說是特別呢？因爲它的外牆十分與衆不同，有許多凸起、尖銳角狀的水泥裝飾物，和別間教室不一樣，因此印象深刻。

三、四年級的級任老師是莊美惠，有著兩

個酒窩的莊老師，人如其名，美麗、大方，她的夫君胡瑞發教官，時任職五大隊十七中隊的「飛」飛行員，公餘之暇，常穿著橘紅色的飛行衣來校探班，順便接回他們的一雙兒女。莊老師在我們畢業後，也隨著師大職務的調整，舉家遷往臺北。國中一年級時，從住在學校旁建國八村的同學處拿到了老師在臺北的地址，寄了張賀年卡，老師也回了一張「莊美惠鞠躬」的賀卡。這一晃眼，也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。

五、六年級時，教室換到靠近後門，保健室旁邊那一排，級任老師正是曾讓我們大飽耳福的張曉貞老師，真是再一次的師生緣。

除了級任老師之外，曾教我們美勞，又會



民國57年學校運動會，同學準備出場表演，筆者爲前排面對鏡頭者。



民國58年，莊老師整隊帶領同學們快快樂樂放學回家。



民國56年，莊老師升旗前整隊，右二笑咪咪的男生為筆者。

跳芭蕾舞的夏老師；一頭白髮、個子不高，也曾教我們美勞的「居」（姓朱，老師發「居」的音）老師；學生心目中屬殺手級，會對著同學後腦一掌揮來的張紹伯老師；令人人聞之色變的王繼堯老師、訓導主任袁老師、滿頭白髮的教導主任孟慶年老師、鄉音重，把「輪廓」念成「ㄌㄨㄣˊㄌㄨㄣˊ」的沈憲邦老師、好脾氣的申伯老師、教體育個性豪爽的關老師、一口湖南腔念「細抖鬚、抖細鬚、抖鬚細」（死讀書、讀死書、讀書死），但已忘記大名的老師。另外還有嬌小玲瓏的音樂老師張禧容，及其他許許多多老師，他們的諄諄教誨，令我感念不已。也許他們沒有修過教育心理學、教育概論，也許他們是為稻粱謀，半途出家，並不

是教育科系或師範院校畢業的，但是他們對學生愛之深、責之切，甚至因恨鐵不成鋼，下手重了些，但在當時，未曾聽說有家長到學校抗議、吵鬧的，桃園空小的學生們，也曾創下應屆畢業生參加初中聯考全部錄取的佳績，名揚全國。他們以優異的成績來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，師長的教誨之情。

當全國各地的空小移撥給地方政府後，校長萬家駿先生調任原臺北空小，後更名為懷生國小，成為第一任校長，原校長一職由孟慶年主任代理。

住在基地南區的同學們進入當地新成立的大華國小就讀。我們幾十位建國十二村的學生，行政區位於南區，也應轉至大華國小就讀，

但在家長的爭取，孟主任的欣然同意及空軍總部、五聯隊的體諒及支援下，我們仍可以繼續留在基地北邊的陳康國小學習，並在住家及學校間長達四公里路程中，享有乘坐專車往返的待遇，直到民國六十年國小畢業為止。

六年級有段時間，學校鍋爐故障，導致午餐無法正常供應，滿頭白髮的代理校長忙進忙出的張羅師生的民生問題，暫時先買來大量麵包給師生充饑。又有一天，鍋爐再度故障，這次是連飲用水都無法供應。孟主任當機立斷，讓住在學校附近的學生回家用餐，並緊急與五聯隊聯絡，臨時支援一輛軍卡，接送十二村的學童回家吃午餐。孟主任看似不苟言笑，但他對同學們的愛，是發自內心的自然流露。那天為了開車接送我們回家用餐，自己卻誤了午餐的駕駛伯伯，他們的使命感令我敬佩、難忘，這就是上一代長輩的執著與堅持。

每當看到電影「鐵達尼號」片尾，女主角回到和男主角一舞定情的大廳中，快樂無比的接受眾人的祝福時，我的腦海中也會回想起當年在母校中的一切，也彷彿回到了那株高大、盛開著橘色花瓣木棉樹的校園中，彷彿又走進了校門旁那間堆滿麵粉、倉庫兼音樂教室的木板房裡，嬌小秀氣的音樂老師張禧容，她彈風琴的伴奏聲依然在耳邊縈繞著：「百戰沙場，卻敵威，英雄今日得勝歸……」

我快樂的和萬校長的夫人龐師母，以及同學們一齊忘情的唱著：「春去秋來，歲月如梭，遊子傷漂泊，回憶兒時，家居嬉戲，光景宛如昨，茅屋三椽，老梅一樹，樹底迷藏捉，高枝啼鳥，小川游魚，曾把閒情託，兒時歡樂，斯樂不可作，兒時歡樂，斯樂不可作。」

憶我母校，是為之記。

彩

頁

彩

頁